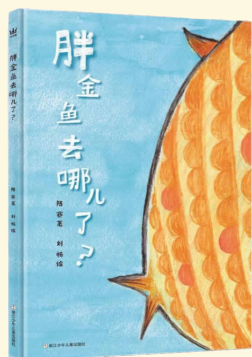




# 《胖金鱼去哪儿了》

## ——愿生命被温柔以待

文/何伟



何伟,《家教世界》杂志特约作者,福祿贝尔幼儿园园长,福祿贝尔绘本馆馆长。



扫一扫,码上听书

每个人都曾有过疑问,死后的人究竟会去哪里?如果,死去的是一条胖金鱼,它又会去哪儿呢?

它也许在月亮上,也许会在一场死亡派对里喝着孟婆汤,忘记回家的路。这是《胖金鱼去哪儿了?》一书中,孩子们给出的回答。

### 生命可贵,过往不可追

2020年8月22日,处暑,小姨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这一天,而此时距离她57岁生日还差一个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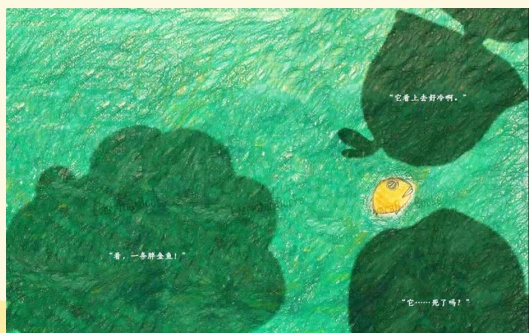
小姨去世的这一年来,总是不曾感觉她已离去,在约定家人聚餐时,下意识地还拿起电话准备通知她,看着手机操作界面才忽而意识到已是天人永隔。平时吃糖炒板栗、吃橘子总会不经意提起小姨最会挑选,她买的总是好吃,说着说着便悲从中来,无奈那早已是回不去的过往。

小姨去世的这一年来,我一次也没有梦见过她,直到她一周年忌日的前几天,她走进了我的梦里:梦境中的小姨,变了样子,长长的头发,我依稀记得和她起了争执,小姨要阻止我的一个决定,最

后我很不情愿地妥协了,于是冷冷地说:“小姨,现在还争什么呢,外公、外婆也好,我们也好,你的事都不多问,全部随你,我的事也听你的,这还不行吗?”说完这句话的时候,我茅塞顿开,我轻轻坐下拉起她的手,问道:“小姨,你是因为我都没有管你,觉得难过,才故意找茬是吗?”梦中的小姨听完我的发问后,大哭起来,原来真的是我误解了她的意思,而我也因此从梦境中哭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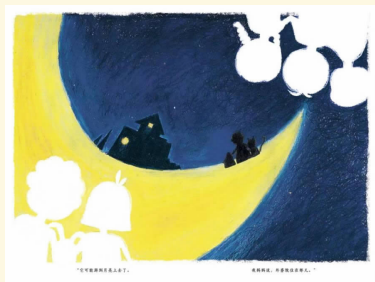
小姨忌日,我们一早就去扫墓,小姨葬在家族的祖坟山,通往墓地的路上长满了近一人高的杂草,我赶紧通知随后要来的家人,让他们带上砍刀,收拾杂草。幸亏是我先到了,如果不知道要带上工具,外公、外婆一把年纪都难以前行。原来真的是日有所思,夜有所梦啊。因为想念,才会在梦中相见;因为遗憾,才想在现实中弥补。

坐在小姨墓前,我一直在想,小姨生前虽说活得算是潇洒,却也难免憋屈,如果真有另一个世界,她会选择过怎样的人生呢?回来后,儿子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,“妈妈,人死以后还可以重生吗?会去哪里呢?”从情感角度上来说,我无法回答!我翻出了一本绘本——《胖金鱼去哪儿了?》。



## 胖金鱼去哪儿了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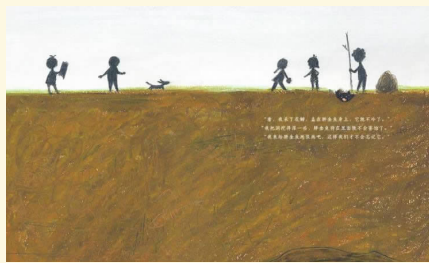
一群在海边游玩的小孩儿发现岸边有一条胖金鱼,孩子们围成一圈讨论起来。胖金鱼的死亡已是事实,而孩子们更感兴趣的是胖金鱼死了以后会去哪儿。有的说:“死神



会来把它抓走吧?”有的说:“它会躲到金字塔里,所有活着的鱼都要对着它拜拜呢。”有的说:“它一定是变成了大海里的泡沫,就像美人鱼一样。”有的说:“它会去天上,变成胖胖的神仙!”还有的说:“它可能游到月亮上去了。我妈妈说,外婆就住在那儿。”孩子们七嘴八舌地讨论着,直到一个孩子问到:“它可以回家吗?”是啊,可以回家吗?好朋友们一定都很想念它。

## 关于死亡,孩子们有自己的答案

于是,孩子们又一起开始描绘久别重逢的情景、朋友间相互询问关心胖金鱼的情景,仿佛胖金鱼只是出了趟远门,从未曾真正离开一样。讨论内容的反转如同孩子们跳跃的思维,忽然因为一个孩子提出“胖金鱼回不来了,它八成是喝了孟婆婆的汤,不记得回家的路了”,孩子们情绪一下子低落了。想象的故事总还是围绕着孩子们已有的生活经验发生的,不论是变神仙、变美人鱼还是喝了孟婆汤的桥段,都是已有的故事里的情节。大自然中生命的逝去是最正常不过的,不忍直视死亡是因为除却物质形式的存在还伴有复杂的情感。绘本里最后一位从现实出发的小朋友说:“它会被虫子吃掉,只剩下骨头。最后……连骨头也不见了……”这就是死亡!



“看,我采了花瓣,盖在胖金鱼的身上,它就不冷了。”“我把洞挖得深一些,胖金鱼待在里面就不会害怕了。”“我来给胖金鱼画张画吧,这样我们才不会忘记它。”当孩子们依然用现实生活里的经验来猜想死亡之后的安排时,合不合理早已不重要了。每一个关于死亡的故事都是情感的交织,常常都与爱相连。逝者如斯夫,活着的人能做些什么呢?或许重要的是很多很多个夏天以后,孩子们还会记得胖金鱼,而我们还会记得逝去的人,平静地回忆着或者仅仅是记得。

## 对生命的温柔告别